

夹在零乱彩照中的一张黑白老照片，有些泛黄，那是我1980年高中毕业后即将离家赴河南求学，在家门前那棵香椿树下的留影。仔细端详，一种一言难尽的情感从心底涌出。

1980年代初，在安庆老城建设中，红光街就如临近的红旗路（现名孝肃路）一样，复原名“近圣街”。

街名虽易，可记忆犹存。回宜后，我一直居住在安庆拓展后的东部新城，几年来未光顾过曾居住的老城。一个周末，有薄薄的阳光，我决定完整地重走一遍年少时记忆中的老街。

近圣街已面目全非，崭新柏油路的两侧，景致已无法与记忆中的画面匹配。不过工商联的二层老楼和街东段那口干枯的双井依旧静默地守候，尤其一些原地还迁的同龄老居民尚在，他们的脸上披着岁月风霜，言谈举止唤醒我的记忆中，拨动我的心。

拓宽后的龙山路，原先路旁的古井、古树、荷花塘和少年时捉迷藏的粉砖黛瓦的巷陌拆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名称响亮的“大楼”“大厦”，和琳琅满目的店铺。记得我读小学时，龙山路的冬天总是漫长，且年年大雪纷飞，春天的脚步到达这里总显得慢一些。我和小伙伴每年冬季从家里偷出母亲的洗衣板或澡盆，以路的高坡处为起点，坐着或站立在这些木制

端午节前，住在县城的诗人大顺约我到他老家的山野采艾。

尽管我生活的小镇周边即是丘陵山地，离我家不远的坡上就能割到艾，但我还是一呼即应，欣然前往，因为冲着石镜那些诗意的地名，如横塘、大塘、踏水……感受一下“蒿艾深迷古径苔”的古风和新的意境。

车子直接开到了怀宁县黄梅山东麓的大塘村。冒雨疾步，走进一栋宽敞的屋子，只见里面很热闹，原来一些妇女围着案台，用传统手工艺制做香囊。一位年轻的女村干正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介绍艾草产业开发、产品营销（包括网络直播销售）等。

在参观展出的艾草枕头、各种造型的香囊时，我默念着产品外形上一条条寓意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吉祥语，又油然想到了四个字：“艾香文化”。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惟有地方特色的附丽，方显现生态产业的品牌价值，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振兴之路。

在大塘村，大顺遇到了发小曹小七。曹小七种了100多亩艾草，他说艾草一年可以割三次，五月艾最香，药性也最好。谈起药性，我不由得想起清代石镜黄梅山有一位著名中医——丁悦先，他著有《药性赋》《痘科要言》等中医学著作，其中《药性赋》



◆流年碎影

在安庆城的老街闲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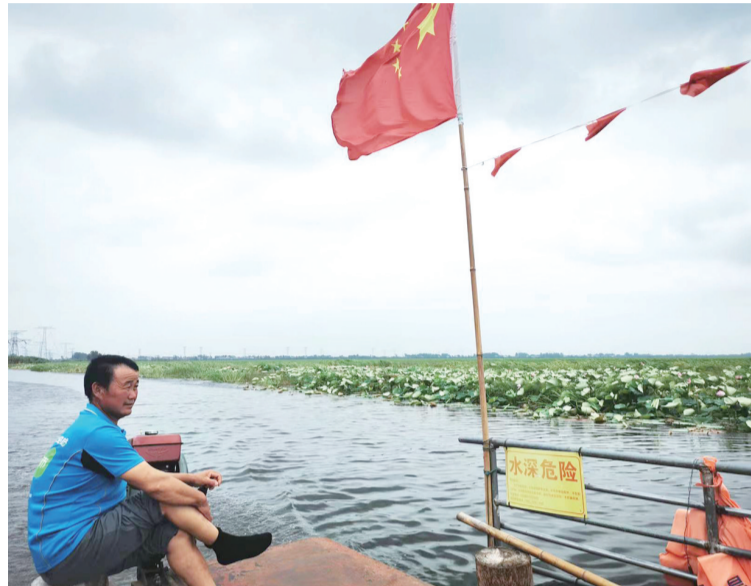
潘淑生

工具上朝坡下飞速地滑雪、滑冰，在飞雪中炫技，比试着胆量与勇气。我们的嬉笑声、吵闹声，在大街上四散开来，那是一个个美好的冬天，也是我们难忘的记忆。

漫步至倒扒狮路口，我停下脚步，姑妈曾住在东边路的尽头。每年春节，我都会随着爸妈沿着堆满积雪的马石条小道，去姑妈家拜年。一路上，我的心里都在惦记姑妈的那份暖心的“压岁钱”，途中，我在结冰的路面上手舞足蹈，结果人仰马翻，两旁商铺里的人站在门口，哈哈大笑。今天，想起这一幕，我又有些伤感，我孤身一人走在这条路上，已彻底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姑妈，也失去了那个其乐融融的年代和世界，只剩下记忆里一段无法复制的旧时光。

穿过墨子巷老邮局，来到回族风情一条街——大南门。在网红打卡店吃了一碗绿豆丸子和几个牛肉包子，稍稍感受到了些许熟悉的味道。

老街上人来人往，拉长了这座城市悠长的时光，也和这些老字号一起留住了老城的记忆。不远处，长江映入眼帘



巡湖
何红摄

◆安庆地理

大塘艾草香

何诚斌

一书，以通俗易记的歌诀形式将中药药性予以归纳，对中医学的推广和中药的应用产生过巨大影响，当时它与休宁医学家汪昂的《汤头歌诀》齐名，有“江南歌，江北赋”之称，又有“二宁汪丁著歌赋，大江南北人增寿”之誉。

丁悦先将艾草归类于温性药，肯定其药用价值，《药性赋》说：“艾叶治崩漏、安胎而医痲红。”有案例：“妊娠风寒卒中，不省人事，状如中风，用熟艾三两，米醋炒极热，以绢包熨脐下，良久即苏。”几年前，我因结识怀宁悦艾堂理疗师操学芳女士，开始对艾有更多了解。在中医针灸疗法中的艾灸法非常古老，至今仍是受人欢迎的一种健康理疗方法。我在读古籍和观看反映古代生活的影视剧时，发现古人对艾草的利用十分普遍，从宫廷到民间，从御方到偏方都广泛涉及。它还能治“时疫”，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由细菌、病毒传播所致的急性流行、传染病。据《怀宁县志》载，“道光末年，淫雨日久，疫疾流行”，丁悦先就是用艾草、板蓝根等本地药草，“沿门救治，不取酬报，遇极贫者更赠以药，全活甚众”。

石镜乡至少有三种植物，具有人文意味，一是怀宁县花望春花，曾经望春花基地种植达8000株，近些年它已从中药（药名辛夷）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花季游人如织。二是黄梅树，由明代佛光禅寺方丈于洪武年间从印度带回栽培，五百年不败，现在每年腊月仍旧开花。有人认为或许是后来嫁接、移植、栽培的，包括阮自华建黄梅庵石澜阁所植。我感兴趣的是一棵黄梅树，在时光蹉跎中演绎出黄梅山的众多传说，包括黄梅戏的

起源之说。第三种植物，就是黄梅山下与独秀山麓的艾草了。

清代石镜乡进士陈世谔退休还乡后，非常开心，“故乡好山水，景物足享受”，身心融入自然环境，融入人民生活，清明插柳，端午插艾，重阳插茱萸，连上坟也因艾草而感兴：“艾纳出碑跌，乾鹊鸣宰树。气脉相感通，俎豆有余慕。”（《归田诗》）艾纳并非一般的艾草，但一个“艾”字从其诗中出来，其意象散发香气，其通感触发联想。

陈世谔是一位深谙“香道”的文化人，他积极弘扬皖江文化，为他人做嫁衣，编辑《皖江三家诗钞》等书籍，还应邀参与编纂《安徽通志》《怀宁县志》等方志。太平军攻打安庆时，他将家中藏书转移到天柱山，可是这些书虽没遭兵灾，却被当地一个权势人物囊括而去，据为己有。曾国藩得知后告诉陈世谔，“文姬当可归汉”。可督师曾竟也没能替他讨回书籍，朋友劝他控告对方，追回藏书，他说：“天下之物，有聚固必有散，而其散也，又有幸不幸焉。攫得而宝爱之，则在人犹之在我尚为幸也。不然，而或以覆瓿，或以投溷，书其如彼何哉！吾书从吾数十年，未尝一屈节于公卿，吾之幸亦书之幸。”（《脉望斋记》）

黄梅山另一位进士吴淦，是中国近代知名外交官。他离乡人仕前，母亲、姐妹和亲戚们，纷纷送给他缝制精美的香囊。吴淦后来身边留着一只绣着“和敬”二字的莲形香囊，其它的都送给了同事、朋友，还有国际友人。吴淦于光绪十五年（1889）出使日本、美国，充任头等参赞官，后调充秘鲁参赞官兼办秘鲁使臣事。他曾

底，儿时记忆中的风帆起落、船来船往的繁忙景色已不复存在。随着高铁、高速和航空的发展，长江不再像过去那么繁忙、热闹，但我在大观亭周边依旧能够从鳞次栉比的古旧商铺中找到往昔的繁华，依稀触摸到旧日邻里聚集时的热情与温暖。

夕阳西下，我站在江堤上，“九头十三坡”披着晚霞，一波又一波的色彩划过天空，这一刻，我这个老成人，心中涌起了久违的幸福和感动。

代表政府与美国、秘鲁、智利外交官缔结条约，力争保护华侨利益。若干年后期满离任时，众多华侨捧着“颂功匾”追到海滨，涕泪相送。光绪二十年（1894）安庆大水，广济圩江堤溃破，吴淦在外地筹垫四万金救济灾民，又捐募巨款实施救灾，还助建安庆义渡局。等等这些，何尝不是践行“香道”精神。

我问曹小七，你怎么有了种艾草的想法，他说最先种了百亩玉米，亏损了；第二年种油菜，连本也没保住；第三年种植板蓝根，居然没一棵成活，光请人拔草就花了6万元。选择种艾草，是从望春花的名气上得到启发，要种就种道地的开发前景好的东西，石镜这地方山多坡地多，大塘向阳近水，更有益于艾草的生长。他在全国各地考察了一些艾草种植基地，包括湖北的蕲春，并且通过干料比较，石镜大塘的艾草香气纯正耐久，越陈越香，它的药性也强，尤其可贵的是艾草可以深加工，搞文创产品，把村里妇女缝制香袋的手艺发挥出来，增加大家的收入。

曹小七与大顺的个头差不多，硬朗结实。这一对发小，曾经浪迹乡里，寻找改变身份以及发家致富的路径，结果一个参了军，转业后成为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个数十年城乡之间奔波，打拼，走过不少弯路，也掘到过金，后来回村承包土地，尝试栽种各种经济作物，历经挫折后演变成为一名艾草种植主、艾香传递者。曹小七佩服大顺会写诗，他对大顺说，你要是不当兵，肯定成不了诗人，你得感谢党和国家。大顺笑着回答，我可能在别的方面成功了，现在诗不值钱。

离开大塘，曹小七送给我们每人一只艾草枕头，说长期伏案写作，颈椎不好，睡这枕头可修复改善。包装盒里还有一袋艾草干料。我问大顺，你写过家乡的艾草吗？大顺说，如果重写《丘陵书》，我会加上艾草：“等待采摘的，在祖国的版图上，还有端阳的艾草，赠给万家养生的田野、山冈……”